



雲谷襍記

雲谷雜紀目錄

卷首

書帖識語

卷一

二十三條

卷二

三十九條

卷三

三十一條

卷四

三十一條

卷末

奏狀四篇

題跋四篇

臣等謹案雲谷雜紀四卷宋張湜撰湜字清源婺之武義人其里貫見於金華志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爲梁國張湜蓋本開封人而僑於婺者也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初補將仕郎主管吏部架閣文字舉備顧問紹定元年以奉議郎致仕當時稱其學術淹通紀問該洽著述甚富今所續施宿

會稽志抄帙尙存而此書宋藝文志文獻通攷皆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本亦久佚世已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數十條別有徐邦憲書帖一首及湜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首者又有楊楫章穎葉適後序三篇及湜自跋一篇尙皆完善無缺謹依類排次釐爲四卷而取書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略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著錄紛繁大都摭異矜新無關典據惟洪邁容齋隨筆辨證名義極稱精核爲稽古者所資湜此書實踵邁書而作蓋能專爲攷據之學者其大旨見

於自跋中故其折衷精審攷訂詳明於諸名家著述流傳皆能析其疑而糾其繆如論蕙之非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舛論王羲之換鶩實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條西清詩話之非引董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虔州引曾慥百家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注之誤其釐訂是正確有據依實足爲學者殫見洽聞之助宜當時極重其書而葉適後跋以誤所論泊宅編花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推之語誤併存諸卷中其一時朋友質疑問難切磋相長之意足

以上
以想見是皆有可取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

總纂官侍讀_臣紀昀

侍讀_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_臣吳壽昌

雲谷雜紀卷首

侍郎徐公帖

邦憲已贊開藩之慶茲不重敘彝儀輒有拜稟樅陽張
監鎮其先中華人自其祖寓武義邦憲與之隣居有年
矣知其篤行好學博讀古今之書近世無與比者真所
謂後生可畏者也邦憲心甚敬之折行輩而與之交比
以貧甚急祿不暇擇木挈老母攜諸弟以行乃天假厚
幸得趨走於教令之下敢望台慈借之從容扣其所蘊
而眇眇之必有取知者矣其天姿恂恂謹畏若怯懦無
能發明者然其中所蘊殊非凡近願年丈特垂異顧幸

甚

紹熙甲寅予侍先大夫還自酉陽寓居於婺之武
義故寶謨閣待制徐公寔里人也尙氣節重唯諾
不妄交於人一日忽過予一見之如平生歡予爲
賦詩云五花麟駒籥飛雲鳴珂敲月曙色分晨光
炯炯照玉勒華風熠熠生衡門磊磊落落萬人英
氣射斗牛貫九精筆扛龍文百斛鼎鯨吐鼉擲風
雨驚英辭琳瑯潤金石寒芒正色如明星淫哇亂
雅快一掃英莖韶濩重鏗鉤質高器大聲必廣古
來才士豈虛名我嗟壯歲困五窮終年齷齪文字

中絕編壞簡徒自苦炊沙鏤水初何功志高意廣
材不足奴輩豈特笑孔融龍潛虬肆亦物理草廬
未必非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誰能便與朽腐同
願得側翅附鴻鵠追風掣電凌太空公曰是篇置
之李賀詩中誰復能辨君少年俊邁如此我當退
處一頭地矣因是遂爲忘年交嘉定癸酉予自龍
舒歸公已出守九江而數數寄聲問予還期予時
將以所記書傳疑事往質正焉未果而公卒予方
痛悼有以公貳冬官時與龍舒趙使君帖示予讀
之悲益不自勝趙使君中道易守新安予不及識

雲谷雜紀卷第一
之而楊敬之逢人說項斯之意似不可忘也悲夫
天胡爲奪予良友之遽也九原不可作予之所疑
者誰與折衷之昔季札以寶劍許徐君未及獻而
徐君死乃以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
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乎輒
以公帖冠之卷首是亦季子於徐君之意也嘉定
甲戌張湔書

雲谷雜紀卷第一

宋

張

湔

撰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畝之中趙岐注云
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
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予按呂不
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
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
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考耳
管子固管仲所著也今考其書非特出於仲後人從而

附益其說者有之戒篇云管子卒云云桓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又小稱篇桓公曰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如此之類皆後人附益

說苑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

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安得賢士與共樂者舟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無足而至君今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其所恃者六翮耳

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二書皆劉向所輯二說相類如此疑本一事所傳不一故有簡子平公之異向兩存之豈示傳疑耶

鷓冠子漢藝文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旣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爲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劇辛按辛趙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鷓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鵬賦嘗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

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爲言盡鄙淺惟賈誼鵬賦所引用爲美意好事者所爲反取鵬賦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遷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止息中必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

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
 渾沌錯分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惟
 聖人而後能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
 知其極以上雖多為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鵬賦自
 不同子厚謂為偽書若他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
 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為太史
 公所稱按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
 夸者死權一語見于鵬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爾
 太史公謂為賈子云則可謂鵬冠子云則非矣蓋子厚
 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鵬冠子語遂至于誤

原註胥士殉名貪夫殉財

謂為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列子中無此語善不應誤當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韓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王使
 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
 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
 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
 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
 之以血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
 之璧按楚世家熊通自立為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
 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即其兄蚡冒耶今姑置而勿
 論且以武王初即位之年言之是歲為周平王之三十

一年歲在辛丑至文王初卽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矣若加以厲王當不止于此和雖三獻不應歷年如是之久疑有舛誤處然此事見于他書者亦多異同新序無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及前漢鄒陽竝後漢孔融及陳元三傳注俱無厲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操又有懷王及子平王其不同如此旣無明據不敢以臆見定其是否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世幾于百年平王在懷王之前相去甚遠初非父子此乃謬妄顯然者櫻桃亦云嬰桃見呂不韋春秋含桃注嬰桃二字頗爲雅馴而前輩罕會引用

太史公管仲贊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司馬貞索隱曰皆管氏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予按輕重與九府自是兩篇名貞但見李奇以園法爲錢故指九府爲錢之府藏謂輕重爲論錢之輕重遂合輕重於九府非也九府篇劉向時已亡而輕重篇今固存也貞略不致審何其疎之如是耶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恐字

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子與田常作亂原註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閒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旣殺闕止弑簡公則尙誰族宰我者事

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子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闕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子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闕止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

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
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子皮國語及蠡傳可考其妄已不待言李斯之言正由
一時承襲之誤爾索隱古史謂爲闕止然無確然之證
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惑也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憚
之原註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爲常諸御
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
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
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
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
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
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弑簡公於朝簡公喟
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
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
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
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
解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於孔氏弟子之手多
爲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病之矣宰予之事正所

當攷者略不致審信筆記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罹誣謗
謂之良史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尙以宰
子爲常所殺是宰子猶死於非命也以今所攷常之所
殺乃闕子我也則宰子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秦始皇三十七年至雲夢亦嘗望祀舜於九疑武帝遵
秦故事也

觀泰山刻石益知金石刻之可貴而史傳傳寫舛謬誤
人多矣然此文率以四字爲句今史或有五六字爲句
者如廿有六年史作二十有六年親軹遠黎史作親巡
遠方黎民疑太史公所衍未必盡是傳寫之誤要之此

乃秦本文豈容以意增損哉

蕭何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其宮週迴二
十餘里街道週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欲令後世無以
加故極其壯麗如此未百年而武帝增以金鋪玉戶華
棖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
爲壁帶閒以和氏之珍又起高門武殿於中只未央一
宮所增已如是所謂千門萬戶者又不預焉何所謂無
以加者無乃啓後世之所加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蕙圃衡蘭司馬貞索隱曰本草云薰
草一名蕙陸農師埤雅蕙今之零陵香也邵氏聞見後

錄魯直蘭說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非也蕙今零陵香又名薰所謂一薰一蕕者也又墨客揮犀及潘子真詩話亦皆云蕙今零陵香也予謂古人以蘭蕙對言者正以二物花葉既相似芳氣亦相若實爲儕類故舉蘭必及蕙如滋蘭九畹樹蕙百畝光風轉蕙汎崇蘭者是也今旣以零陵香爲蕙不知以何物爲蘭耶魯直以一榦一花爲蘭一榦五七花爲蕙可謂真識蘭蕙者也而邵公濟反以爲非亦由司馬貞倡其誤於前也原其所以致誤者由讀本草不熟耳本草零陵香一名蕙草根名薰故又謂之薰草諸

公見零陵香有蕙草之名故斷然以蕙爲零陵香殊不知本草中又自別有蕙實一種云是蘭蕙之蕙此正一榦六七花者也以其實可用故云蕙實如此則蕙與零陵香各爲一物甚分明何諸公之未審也大率物之名字偶爾相同者甚多要在博攷而詳究最不可於疑似未辨之間而遷就其說蓋相承稍久則二物併而爲一卒至於不可辨云

又山谷蘭說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邵氏聞見

後錄曰魯直云楚人滋蘭九畹樹蕙百畝蘭以少故貴蕙以多故賤予以為非是蓋十二畝為畹百畝亦相等矣又吳虎臣漫錄曰離騷經注三十畝為畹卽是蘭二百七十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誤按說文三十畝為畹王逸楚辭注乃以十二畝為畹未知何據而五臣注文選離騷經亦以三十畝為言豈王逸所注誤耶二注雖不同以驗山谷之言皆不合吳邵二公雖知山谷為誤而不知山谷所以致誤之由蓋今世所行玉篇頗多訛舛最艱得善本如畹字注云三十步為畹步字乃畝字誤寫作步爾

原註今浙東憲司與閩中錢塘所刊玉篇其誤如故

可山谷不悟遂以三十步為畹則九畹乃二百七十步以今制言之纔一畝餘耳故山谷以多少分貴賤正玉篇謬本有以誤之古者步百為畝秦孝公時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當原時尙百步為畝也蘭幾三而蕙纔一則以多為貴矣要之楚人於蘭蕙初無貴賤之分也

司馬相如云蕙圃衡蘭張揖於史注云蘭秋蘭顏師古於漢書注云蘭卽今之澤蘭文選郭璞江賦櫻以蘭紅李善注蘭澤蘭也予按蘭非一種馬蘭澤蘭山蘭蘭草皆見之本草中但相如旣與蕙併言之則非澤蘭矣澤蘭七月閒開花似薄荷其香甚微初無芳馨可取祇堪

入藥李善顏師古指以爲蘭蓋二公未嘗親識所謂蘭者劉仲馮漢書刊誤云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管城多有苗如麥門冬長大花黃紫兩色又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蘭草諸家之說異同是未曾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澧州山谷閒頗有多生於陰地幽谷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滿室盡香與他香別仲馮宗奭二說可謂詳的張揖之注蓋得之矣其以秋爲言者蓋秋花芳烈勝於春花且

極難得所以爲貴古人多稱之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爲九牽彊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尙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

府非周官決矣原註敏求機要九府圖法本太公周官

幣天官同泉府地官天爾雅有九府云東方之美者有

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郭璞注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玕琪玉屬

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會稽山名今在陰縣南竹箭篠也

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注犀牛角象牙骨

之金石焉郭璞注黃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

焉郭璞注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

之璆琳琅玕焉郭璞注璆琳美玉名琅玕狀如珠也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北方

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東北之美

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注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中有岱岳與其五

穀魚鹽生焉郭璞注言泰山有五穀魚鹽之饒邢昺

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慮音閭顏師古云即謂

醫無閭是縣因山為名故云山名今在遼東周禮幽州

鎮也云珣玕琪玉屬者說文云珣周書所謂夷玉也珣

石之似玉者琪玉也皆玉之類也故云玉屬周禮揚州

云其山鎮曰會稽鄭注云在山陰地理志會稽郡山陰

縣云會稽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故云山名今在山陰縣

南也云竹箭篠也者禹貢揚州云篠簜既敷釋草云篠

竹箭也郭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為箭幹者也南方之

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氏不注梁山所在犀象二

云美玉也云山海經曰者按海內西經云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其上有三頭人琅玕樹注云琅玕子似珠是也幽都者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是也斥山山名也文皮虎豹之屬其皮毛有文綵細縟故謂之文皮焉岱岳泰山也此言中國也五穀黍稷麻麥豆也泰山東近海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言其饒多非一種故注云言泰山有魚鹽之饒也府聚也言此八方及中皆美物之所聚藏故題云九府也案原本所載郭璞注邢昺疏有複句訛字謹據爾雅注疏校正惟夷玉今注疏刊本作美玉應仍作夷玉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恐即此爾蓋九府所產

之不同故作園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為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嘗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

覲有所聞爾惜未見所荅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閒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此又一證也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譴責鈞弋夫人送掖庭獄夫人死雲陽宮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

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論男女母無不譴死漢書鉤弋傳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全略去武帝問左右一節只言恐女主顓恣數言而已殊失其本意不若史記所載爲實錄可以見武帝識見遠到處故司馬溫公作通鑑全用史記語

漢書武帝元鼎五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越人

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放刊誤云船下安戈旣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王觀國學林云離水在漢屬零陵郡南過桂林入蒼梧石灘延互屈曲湍瀧舟之行也縈迴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不可安戈信矣戈船者將軍之號言能乘船而用干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非載干戈者也衆說紛然如

此予按戈船其來久矣吳越春秋云樓船之卒三千人又云戈船三百艘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旛旄旒葆麾蓋照灼涯涘予少時猶憶見之原註予觀西京雜記所載則戈船之義甚明奚假他說其事又見於三輔故事及三輔黃圖

揚子雲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鐘虞兮嵌巖巖其龍鱗顏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三輔黃圖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百年木也楊震關

輔古記曰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劉賓客嘉話錄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二說與顏師古注全不同予謂黃圖嘉話所言者乃甘泉所產之木也子雲所稱乃漢飾以象此木者也何以言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以碧玉爲葉者是欲肖樹色之青葱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此爲據今道釋宮宇多飾金寶爲花木以爲供神之具正此類也使果爲種植之木則子雲決不與璧飾鐘虞等

並言矣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軟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

之氣恃龍蟠虎踞之嶮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鶩山陰有道士養好鶩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鶩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條西清詩話云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鶩換鶩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

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鵞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

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韓退之第二云數紙尙可博白鵞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鵞與書道德經換鵞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

雲谷雜錄卷第一
雲谷雜錄卷第一
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言者外景經
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夫人所得者初不
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
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歐陽集
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
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
武啓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
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
之術意專書寫嘗求於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
愛白鶩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

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最
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鶩而寫若黃庭是
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鶩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
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鶩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
起異論惟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
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鶩賓掃素
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鶩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
道德經得鶩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
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
鶩此言書黃庭經得鶩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未嘗

雲谷雜錄卷第一
誤乃後人自誤也

王羲之與羣賢會於山陰之蘭亭各賦詩羲之爲序自
晉至唐皆謂之蘭亭序近世輒目爲蘭亭記非也遯齋
閒覽云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
不入選韓子蒼云蘭亭記蕭統不取以序爲記皆承襲
謬誤之過也予嘗得蘭亭石刻一卷首列羲之序文次
則諸人之詩末有孫綽後序其詩四言二十二首五言
二十六首自羲之而下凡四十有二人成兩篇者十一
人右將軍王羲之瑯邪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左
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杭令孫統前永興令王

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陳郡袁嶠之成一篇者一
十五人散騎常侍郗曇行參軍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
潁川庾友鎮軍司馬虞說郡功曹魏滂郡五官謝繹潁
川庾蘊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滎陽柏偉王元
之王蘊之王渙之前中軍參軍孫嗣一十六人詩不成
各罰酒三觥侍郎謝瑰鎮國大將軍掾卞廸行參軍事
印丘旄王獻之行參軍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
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縣前長岑令華耆府主
簿任凝前餘杭令謝藤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謹
諸詩及後序文多不載姑記作者姓名於此庶覽者知

當世一觴一詠之樂云

唐蓋李廣之後廣十六世孫暠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此唐高祖七世祖也晉史暠傳有累功積慶及克昌來裔之語者史臣爲唐發也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尙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菱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

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橐案荷橐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按晉輿服志八坐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

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尙書令僕射尙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閒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真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

後魏之制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沓記之不審也

雲谷雜紀卷第一

雲谷雜紀卷第二

宋

張

洪

撰

太宗翦鬚賜李勣白樂天七德舞歌云翦鬚燒藥賜功
 臣李勣嗚咽思殺身白自注云李勣病亟醫云得龍鬚
 灰方可療太宗自翦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
 涕而謝今舊史勣傳俱云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
 乃自翦鬚以和藥而不言用龍鬚事二史但據吳兢等
 所記故不復攷考遂至於謬然樂天之言必得其實蓋
 當時醫言得龍鬚灰方可療龍鬚未易得太宗以君上
 猶龍也故翦鬚以賜若醫只言用人鬚則咄嗟已辦何

待太宗之賜方始和藥此理甚曉然或謂龍鬚醫既罕用又世閒豈真有是物哉此殆聞見未至爾杜陽編云元載有龍鬚拂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紫色如爛椹或風雷雨晦冥淋漓沾濕則光采動搖奮然如怒可謂其無耶此事當以樂天之言爲正若從史氏則意義全失矣

舊唐書房喬字玄齡新書玄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玄齡墓碑亦云字喬按隋人多以字爲名玄齡實本名喬後來卽以字行卻以名爲字也竇苹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云房玄齡字喬年苹卽

嘗見圖贊必不妄也豈以單稱不類表德遂添一年字宰相世系表又以玄齡字喬松未知何據玄齡一代之顯人而名字紛錯如此殊可怪而唐史表傳自相牴牾尤可怪也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惟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於漢但當時祕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惟據七略故

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於後世
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
卽是餘皆後人所增

慈恩寺在晉昌坊本名淨景寺高宗爲母文德皇太后
長孫氏造后懷高宗將產數日分娩不得遂詔醫博士
李洞立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
如何洞立曰留子母命不保母全子死帝沈吟良久后
奏云留子帝業永昌太宗依奏洞立遂於六月二十一
日隔腹針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
有癍嘗痛問諸嬪妃不對問諸大臣方奏斯事帝聞之

悶絕良久乃蘇曰寡人不孝致慈母早崩將報深恩乃
敕造大慈恩寺度僧百人造罔極宮度道士五十人按
高宗乃貞觀二年生長孫后以十年六月崩是時高宗
已九歲况后寔從太宗幸九成宮得疾初非免乳舊唐
書僧立奕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往西域貞觀十九年歸
至京師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送立
奕入住是寺寔高宗爲長孫后造但在東宮時非卽位
後也而分娩用針事於史傳皆無所據使后果有留子
帝業永昌之語則此事於后傳亦不容不書况是時承
乾已立爲皇太子后不應遽有留子帝業永昌之語豈

後人見后崩與高宗誕月適相符遂附會爲之說耶會要以后崩在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本傳則在六月己卯年三十六是年六月丙子朔己卯乃初四日去五月二十六日寔差九日享年亦不同豈當時宮掖事祕外庭不盡知故所云不同如此

唐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至日必大宴集中和置節之因新史載於李泌傳與舊史小異以舊史校新史則新史頗略惟續通典與舊史合而加詳予後又得德宗觀樂詩序旣得其命名之自且知中和有樂因錄於此續通典貞元五年

正月敕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是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又奏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稂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中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爲享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令所在頒行制曰可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予按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宮中無子也又唐國史補

天后夢雙陸不勝召狄梁公說之對曰宮中無子之象傳乃刪去宮中二字非也雙陸譜云雙陸局率以六爲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二各以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梁爲門後六梁爲宮馬歸梁謂之入宮蓋宮中有子則勝無子則不勝若去宮中二字則失其意義矣

論者多咎新唐書不載詔令殊不知前輩自有意見宋景文公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予修唐史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

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冊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施云

王充論衡云堯時五十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然不知壤爲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風土記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但御覽云長尺三四寸與文選注小異恐是書寫者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當以御覽所

載爲是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卽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嘗牧羊忽爲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郭子橫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半白半青如今之馬肝也春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漢武帝坐羣臣於甘泉有髮白者賜以拭應手皆黑

韓子蒼云漢武內傳予反復讀之蓋依倣武帝故事而增加之唐時道家流所爲也蓋當開元天寶時玄宗好長生崇道術其徒恐玄宗謂武帝求仙不效故爲此書實之耳子蒼所言非也隋經籍志漢武帝故事二卷外別有內傳三卷顏真卿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則內傳其來久矣豈玄宗時依倣故事而爲哉蓋子蒼但見後有淮南王孫卿稷丘君事便謂此書出於後人殊不知淮南等事自是唐道士王遊巖所附也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閒人也當于戈

雲谷雜錄卷第二
搶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
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
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
漢末魏初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
人故不免於誤

于于皆姓也千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山滎陽潁川宋有
于犇晉于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邗周武王邗叔之後子
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
是于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于寶傳書于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

神記周禮註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
辨良可歎也程氏外書蘇成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
如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
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袁客師天罡之子亦傳其父術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
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
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
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李文靖公沆布衣時先正
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行侍俄而風濤暴作
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者善人倫遽白此有真相孰

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尙存焉世謂當爲宰相者左右自有神物護持憂虞不可妄干固不待言然餘波所及又可使他人轉禍爲福也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喜拔識後進他無顯顯可見之跡爲荊州長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籍籍至今豈其平生喜士之力歟

元結唐中興頌率三句爲韻人皆謂結創爲此體非也蓋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皆以三句爲韻會稽頌云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云云自秦以後文士罕爲此體故江左人至作兩句讀之而不得其韻齊范雲始能作三句讀之近世碑碣之文亦有以三句爲韻者此卻自結倡之也

杜子美詩云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王洙注引世說山簡倒著白接羅事且云接羅衫也予按郭璞爾雅注云白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又廣韻云接羅白帽而集韻又作羅及毳亦云白帽李白荅人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羅則接羅

爲帽明甚初非衫也洙誤矣或者疑白非冠巾之飾殊不知其時不以爲忌也如管寧不應州縣辟嘗著白帽孟達與諸葛亮白綸帽一晉哀帝時以立秋改緇幘爲素謝萬著白綸巾鶴氅裘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齊高帝首令卽位魏武造白帽隋志云紗爲之婚冠送餞服之又云巾白紗爲之國子生服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唐及五代尙或間見唐車服志白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章懷太子後漢注帽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杜甫詩白幘岸江臯能改齋漫錄清泰中甲

庫驅使官聶長史善相笏繫鐵帶兔褐裘素紗幘頭然則以白爲忌殆起於近世乎

韓退之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爲用不足爲孔墨其與墨子者至矣及爲策問則曰孔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又與孟簡書云楊墨交侵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其所言自相矛盾如是

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

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鉉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謂得唐文之精粹可乎

李漢編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蔡崔不足多也二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詞命蓋踰年矣今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一

制而已又唐五實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卽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符蓋昶小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昶亦可謂能世其家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李綽尙書故實皆云昶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此

說恐未必然李綽之說蓋本于韋絢絢乃執誼之子又嘉話錄所載大抵詆退之處甚多如云韓十八直是太輕薄及忿席舍人草貶詞之類皆不足信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卽愈也侯喜劉師服皆其弟子又朱晦庵韓文考異云此詩句法全類韓公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於韓字彌明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故竊意或者之意近是晦庵所指或者蓋安中也予謂此序要不可以毛穎傳爲比穎傳蓋明爲寓言今石鼎詩序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於衡湘閒見衡湘閒人

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茲皆指實而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於好異晦庵反切之語尤爲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自況則捕逐鬼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閒譏詆劉師服侯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禁制之術今黃冠羽流多有能者則彌明爲一道士又何疑焉小說中有彌明一傳稱爲神仙固未可信觀其詩語似非碌碌於塵埃中者所能道也

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開口笑字似若俗語然卻有所據莊子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於此益見牧之於詩不苟如此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杜荀鶴春宮怨中一聯也歐陽文忠公詩話乃云周朴所作誤矣荀鶴有詩三百篇顧雲目之曰唐風集春宮怨一篇集以冠之卷首正以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是以荀鶴可並李杜也荀鶴之詩溺於晚唐之習蓋韓偓吳融之流以方李杜則遠矣然解道寒苦羈窮之態往往有孟郊賈島之風如

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宦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蓋不減二公所作其他如感春云無限青雲有限身

案杜荀鶴詩刊本一作無況青春有限身

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閒半世人旅中遇雨云半夜燈前十

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宿臨江驛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有意緒送人遊吳越云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維揚春日云絡岸柳絲懸細雨繡田花朵弄殘春閩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

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祇堪圖畫不堪行可謂善狀三處景物者如此等句蓋三百篇中之警策其他往往傷於俚俗前輩因之爲太公家教正以其語多鄙近也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考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諼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

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皆伏稱萬歲王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首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上之祝也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閒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隋及唐初人以字爲名高士廉名儉房玄齡名喬封德彝名倫顏師古名籀夫己自稱則名他人相稱則以字此自昔所同諸公乃以字行莫知所謂顏師古匡繆正俗云或問人有複名單稱於理云何荅曰複名單稱乃

是流俗之事隋大業中出勅禁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幼小以來不爲複名輒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豈諸公亦狃於一時習尙其名旣單故以字行耶匡繆正俗又云或問今人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曰考諸典故稱名爲是師古之論如此而已乃以字行殆不可曉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或傳伏睹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田豫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

雲在齋集卷第二
壯書諭未聽豫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謂諡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諡今考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趙佗自稱爲南粵武帝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原註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成已有

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倞就其說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時不當有諡爲疑

字有因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從元稱亦有終不能易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曰嚴子今復爲莊子矣秦始皇諱正故正月音征晉文帝諱昭故昭穆音韶而征月韶穆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火只用昭字後遂以鮑昭鮑照爲二人王羲之祖尙書郎諱正故羲之每書正月或作一月或作初月他正字皆以政字代之如與足下意政同之類是後人不曉反引此爲

據遂以正政爲通用非也南史避唐諱虎字悉改爲武或云猛獸而黃回傳乃云畏之如虎狼又蕭正統及侯景傳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淵字悉改爲泉而陶潛傳乃云潛字淵明此作史者失於精詳故錯雜如此管子古書也旣曰虎豹居幽而威可載矣又曰諸侯之子委質者以雙武之皮又曰以市武豹之皮此皆唐人所改後來不盡復元字故虎武並行

予在龍舒日得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建經藏記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縣事李錞撰觀者皆訝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制予曰作文者必天聖明道閒人讀

至末果得天聖十年歲月咸問予何以知之予曰同直本通直避莊獻太后父諱故云莊獻同昭陵聽政乃天聖明道閒以故知其爲彼時也明道以後不復諱矣蓋莊獻上仙臣寮卽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從其先諱今輶車上仙山園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諱宜盡復三朝之遺法欲乞有若以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大夫爲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引官爲承引官普通門爲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此事出於一

時權宜而僅行於十年之間非因石刻後世無從見之
歐陽公趙明誠洪文惠多以碑刻爲書傳之證正由此
類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以木爲之號曰木劍隋禮儀志
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
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
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於劍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
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施於
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爲輿衛之飾

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

爲武元皇帝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
也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
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
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
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
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
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匹後漢黃琬傳云時富權子弟
多以人事得舉則知人事之語其來已久
今人言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

雲石齋集卷第二
於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
閒或未見之獨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
變蒜髮此亦可為據也

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

蓋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

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卯茗菜而已

原註讀晏子春秋者多疑此文闕誤予後

見太平御覽茗事中亦載此其文正同初非闕誤也

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

原註一作

武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

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

炙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澀豈復可作羹飲耶飲之令

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為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者

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

下亦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唐天寶中孫愐因隋陸法言切韻作唐韻五卷後又有

廣唐韻五卷不知撰人名氏崇文總目但云後人博采

附見故多叢冗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詔句中正等詳定

書成號雍熙廣韻景德中又詔陳彭年以廣唐韻等重

行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為大宋重修廣韻蓋今所存

者淳熙中道山諸公作館閣書目云廣韻五卷不知作

者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叢冗夫崇文目

雲在齋集卷第一
云叢冗者蓋指廣唐韻耳當時既不知爲陳彭年所定且誤認廣唐韻爲今之廣韻其疎甚矣館閣目大抵多舛妄蓋不特此也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本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顥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於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

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旣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撫聲韻之本未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雲谷雜紀卷第二



